

观松林渡槽

■ 薛高扬

在朱星书记的带领下，1973年，儋州建起了川流不息的松林渡槽，吹起了源源不断的北岸春风，春风吹绿了田头地角，春风吹绿了荒山峻岭，春风吹绿了庭前屋后。

那流淌不绝的甘泉，昼夜滋润着历来十年九旱的北岸，解决了穷苦百姓的生存，促进了民众生活的改善，它堪称北岸人民的命脉，它堪称北岸人民的伟大民生工程。

问渠哪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。今天，叹为观止，聊作一源，以之感恩共产党！以之感恩松林渡槽！以之感恩朱星书记！

松林槽渡起春风，绿了田间绿岭中。活水盈盈滋北岸，山花姹紫映嫣红。

母亲节

■ 吴清雄

母亲节，是儿女的惠赠，孝字如此光圆。母亲节，是妈妈的付出，血泪伴随呻吟。一个人，用生命哺育了生命，一群人，用仪式奠定了尊严！

莺歌海盐场(外一首)

■ 吉才惠

面朝南海，背靠尖峰岭
新月形的海湾
浪花翻腾
奔向眷恋的家园

当海水遇见阳光
一望无垠的银山
垂伶人间
一双双闪烁的眼眸
回望一场激情的岁月

盐田里
一条老旧的铁路
还有一列拉盐的老火车
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
依然厮守在原地
不离不弃

海盐文化馆里
制盐的老物件
轻拾记忆深处的碎片
温暖如歌岁月

炎热的夏天
一杯老盐柠檬水
回味悠长
爱的味道，瞬间在心底弥漫

莺歌海
有青山的拥抱
也有海水的恩赐

在“天空之镜”里
我看见了
蓝绿互动，诗意流淌

◎ 玫瑰苾苾

独守阳台一角
在初夏的晓风中
轻轻地摇曳着
曼妙的身姿
仿佛春去春又回

深绿之间
掩藏不住
粉红色的笑靥
一束怜爱的目光
深情地凝视

她的模样
像玫瑰，也像雪莲花
把热情 and 圣洁
汇集于一身

此刻
一颗驿动的心
和初升的太阳一起
对她，万般宠爱

晴光入夏。

夏长万物，也涨水。牙拉河，儋州境内最长的江河，发源于儋州海拔最高点纱帽(沙锅)岭。山高水长，水光山色，无边光景一时新。哪个哪浪打浪，翻卷着，扑腾着，唱着歌儿，弹着琴弦，从那大流过……奔腾到海新英湾。不复回。

问渠哪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。牙拉河源头纱帽岭，状如覆釜，形如覆锅，早期称沙锅岭。沙锅岭形状也如官员头戴的乌纱帽，又称纱帽岭。深山幽谷，水木清华，如锅也好，如帽也罢，妥妥的盛水器具。月满则亏，水满则溢，盛满水的纱帽岭，往外溢，往外流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泉水啊泉水，你流到哪里去？山为你开门，谷为你开路。山谷涧水路，山河襟带，蜿蜒如带，带你从那大流过。流淌着山河的认同，情感的寄托，不舍昼夜吸纳一切又输出所有，贯通南北的黎族山区与领海南儋州风气之先北岸地区、那大新城与中和古城。上下游同行，左右岸同步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响……一路诉说。讲好儋州故事，也讲好那大故事。

牙拉河，黎族的语境语意语音名称，似儋州雅(牙)星镇、白沙县城牙叉镇等。南方的河流多称为“江”，北方的河流多称为“河”，因应地势天气和文化影响。牙拉河，兼容并包南方北方称呼的“江”与“河”：上游叫牙拉河、中游叫长坡江、下游叫北门江。体现了小小儋州敞开博大的胸怀，容纳生物多样性、文化多元化、格局多极化。只是相对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发源地母亲河的古埃及尼罗河、古巴比伦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、古印度恒河、我国流经十来个省市区的黄河与长江，一以贯之的名称一叫到底，以及大多江河包括南渡江、万泉河，也一个名称叫到底。有些不好意思。

静静的牙拉河，没有四大文明古国母亲河那样浩荡流长，没有南渡江、万泉河那么引人注目，罕见雅人之歌出雅韵，但“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”，也有《长江那曲》那般模样、情状和韵味。那就是你从高山纱帽岭走来，春潮是你的风采；你向南海新英湾奔去，惊涛是你的气概。你从历史走来，波浪荡漾着尘埃；你向未来奔去，涛声回荡在天外。俨然儋州的母亲河，生育哺育养育培育儋州，茁壮成长，不断发展……谨以庆贺致敬母亲节和接生的白衣天使护士节！

水是生命之源。牙拉河融化了自然的禀性和人间的灵性，润物无声，恰似有位佳人《在水一方》。我愿逆流而上或顺流而下，找寻她的方向和踪迹，依偎在她的身旁，与她轻言细语。依稀仿佛看见她在水的中央伫立，无奈前有险滩，道路曲折又远又长……纱帽岭与牙拉河，高山流水觅知音。我也愿逆流而上或顺流而下，不怕前有险滩，不管道路曲折又远又长，找寻牙拉河因缘、灵根和文脉，意欲高山流水知音。

亲近自然，“亲山不侵山，亲水不侵水。”史载纱帽岭，上有池，下有洞，水泉甘美，香气扑鼻，名为小桃源。苏东坡居儋写很多和陶诗歌，不知是否听说或亲临“小桃源”体验妙境？据说纱帽岭有沉香一树，空手始可见见，如持有刀斧，则到处皆濞。有人空手上山岭得见，多抽山茛系于沉香树根，把茛牵引至山脚下一个特定地方绑定，作为记号。第二天持刀，想循茛前往寻找，但香与茛渺无所见。真奇事也。牙拉河下游的州城中和，远离源头纱帽岭，也分享了清香甘泉。中国

吾乡吾土

牙拉河从那大流过

■ 吴冠南

历史文化名镇中和古城文化丛书《流淌的北门江》，多有记叙大山捎来了北门江的甘泉水，州城的人们喜欢汲江而饮。在北门江边的沙滩地，刨出一个个沙坑，叫“沙眼井”。江水经沙滩地过滤，“沙眼井”渐渐溢出甘泉水，舀到桶里挑回家，煮饭，蒸馍，酿酒，沏茶……清清水流不尽。江河流水，大浪淘沙，水与沙的角力拥抱，“江水流来沙盖沙，拨开水面种芝麻。哥种芝麻妹种豆，芝麻结籽豆开花。”

牙拉河从那大流过，潺潺湛碧，喷珠溅玉。滋养那大“城”从历史走来，体悟历史的厚重。古代早期的“城”是都邑四周用作防敌的城垣。《管子》“内为之城，城外为之郭。”这狭义的“城”是指城墙围绕城内工作办公区及生活住宅区。在“郭”的城外做买卖交易“市”的生意场所，即市场。城里的人想冲出来，城外的人想冲进去。“城”与“市”结合，融合，合称城市。这是广义的城。“星星还是那颗星星哟，月亮还是那个月亮，山也还是那座山哟，梁也还是那道梁。碾子是碾子缸是缸哟，爹是爹来娘是娘……”然而，城已不是那座“城”。空间扩展变化了，内涵也拓展深化。古人说“城，以盛民也。”藏礼于器，藏礼于城。城市是文明的主要载体，城市变迁是解读城市历史的重要视角。

纵观儋州治所之“城”历史变迁，花开有主，落户那大。从西汉儋耳郡湫滩浦，到隋唐之际迁移中和，民国从中和迁移新州，再到解放后从新州迁移那大。那大建城四百多年，始于明朝设营驻军布防。附近有讲临高话的那德村、讲客家话的大同村。清初，那德村首设墟为“市”，大同村也设墟为“市”。市场竞争有械斗，官府另设新墟为“市”，以两村首字命名“那大”。令人用大锤敲打牙拉河边大石，沿河十里伏地耳听隆隆鼓声——皇家操演场风水宝地，算是牙拉河为“那大”作出了贡献。1725年那大墟已成为海南岛西部交通要道，商贾往来频繁。《民国儋县志》预言那大“日后必为一重镇也。”一语中的。解放初，那大属于儋县第七区。1956年6月分设那大县，县

治那大镇。1958年12月儋县(县治新州镇)与那大县合并，沿称儋县，县治那大镇。其时撤销中共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委，州人委与海南行政公署合署办公，20个市县合并为10个。1961年合并的市县又分开，唯独儋县不分开。1993年儋县改为儋州市(县级)，2015年升格地级市。

那大，相比两千年旧城湫滩浦、千年古城中和，年轻许多，也出彩许多。越挪越大，芝麻开花节节高。建城，城建，历史上讲究三重空间：以中为尊，追求高耸，兴修水利。“以中为尊”的那大，以中轴线中兴大道市委、市政府办公大楼所在中心为尊，带动周边成片开发建设。中兴意蕴国家民族的伟大复兴，振兴，曾是年号，路名。西周出现中兴的局面，西汉出现“昭宣中兴”的景象。“追求高耸”的那大，“我以天地为栋宇”高楼大厦，鳞次栉比，千门万户。“兴修水利”的那大，松涛水库东、西干渠和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。水利人看水利，文化人看文化，这内行看门道，灵感的水花绽放。

牙拉河从那大流过，与日新月异的主城区共舞，与牙拉河公园、儋阳楼、云月湖、两院景观、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……相映成趣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闪烁“儋州立业，宝岛生根”金字招牌。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，串起儋州甜蜜的事业那大糖厂、长坡糖厂、春江糖厂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。青山如黛，碧水如镜。胜日寻芳，漫步牙拉河边(包括长坡江边、北门江边)，或偶遇或抒情，丢个石头试水深。“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，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……”青青河边草，悠悠天不老，连绵到海角新英湾。海角路不尽，相思情未了。

牙拉河从那大流过，伞状张开，带状环抱，脉络水网浇灌儋州大地。纱帽岭、牙拉河与黎母山(黎婺岭)、松涛水库的山脉水系，错落有致，浑然一体，明《万历儋州志》称牙拉河为“大江，在州治北门外，发源黎文，流接沙黎……”见证汉武帝首设儋耳郡开启文明儋州的黎母山全席，证实松涛水库与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的双管齐下。天角潭东岸渠道从坝身到松林岭约36公里总干渠，1962年5月基本完工并开闸放水。从松林岭开挖三条分渠伸入沿海北岸半岛，1973年4月松林岭引水工程主干渠道竣工通车。2020年5月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开工，调配控制水资源，为洋浦经济开发区及下游地区供水，也联合琼西北供水工程、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及松涛东灌区，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。

牙拉河，流在地里，甜在心里。时光如流水，“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。”恩格斯点评“这个原始的、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，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达出来的。”每次踏入不同于上次踏入的秒变牙拉河，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，智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见仁见智，山水同乐，咸淡水也同乐。牙拉河，借助海南自贸港建设，融入“港产城科一体化”的复合型环新英湾区域，洋浦及周边的白马井、排浦、王五、新州、中和、木棠、峨蔓“一区七镇”纳入了版图。走过路过，不要错过。“三年成势、五年成形、十年成城”目标，紧跟形势，众志成城。充分显现儋洋经济圈的聚合效应，促进儋洋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第三极。“我爱家乡的山和水，山水多明媚……”山水映朝晖，山笑水笑人欢笑，歌声绕云飞，家乡多美丽！

短纸情长

像花儿一样美丽 母亲的笑容，

■ 曾浩

在我的童年记忆里，春节过后总会听到大人问：“你家啥时候插秧？”打听插秧的目的，是为了准备春耕。这时就会有人答：“大年初五就插秧了。”一问一答里，全是乡音，充满着浓浓乡愁。这就是家乡的味道。

我的家乡位于海岛西南部——乐东黎族自治县的农村。春节前，气候的变化，母亲也最为操心。她要根据冷暖程度，气温升高降低，开始一年一度的播种、插秧，春耕生产。

要插秧，首先得育秧苗，必须犁田、耙田、下种子。家里刚好有一把犁，但没有耕牛。我母亲就向亲戚借了头弯角耕牛，我特别好奇，觉得是一个地域的代表。

早晨，我和母亲带上午饭到自家的水田里犁田、耙田。我不会犁田、耙田，母亲就耐心教我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。母亲知道，春天是最为要紧的季节。这个时节，母亲既要管好秧苗，还要忙着整水田旁边的菜园下菜种。种葱蒜，送肥到地里种红薯、种扁豆。

春节前，播下的稻谷种子长出秧苗，到了春节后，纷纷拔节长高。与此同时，各种野草藤蔓也会迅速生长，吞噬着地里的野麦。这时候母亲格外留心。倘若不管好秧苗，夏粮就难有好收成。所以，母亲和我就要卷起裤脚，脱下鞋子，到苗田里拔草。

春节后，亲朋好友他们就相互帮忙赶紧拔秧插秧。到了正月十五，虽说还在新年里，可插秧的场景已经是如火如荼了。

雨水时节，母亲冒着淅淅沥沥的春雨，忙着整治、清理淤土田沟。填堵渠埂漏洞，铲走田沟碎石，然后放水进稻田。要确保渠道不漏，田沟通畅。而那时，我跟着母亲劳作，仿佛像欢快的燕子一般，“飞”进和风细雨里追逐蝴蝶。

不知不觉间，春天走向了深处。草长莺飞，艳阳高照。布谷鸟在树上不停地鸣唱起来，一声声“布谷”“布谷”，悦耳动听。

随着气温上升，禾苗得及时放水、除草、施肥。这时，我家五亩稻田的管理接近尾声。我和母亲又要忙园里红薯的管护。这一年里的农活，一茬接一茬，母亲也一月连着一月地忙碌着，仿佛她的一生只做一件事，这让我着实感动。

民以食为天，种好粮食是根本。一碗一米一烟火，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，不可或缺，其包含了安稳与幸福，也是农耕文明的根性。

因此，母亲知道，田里的农耕耽误不得，只有春耕才有秋天的好收成，才会有庄稼丰收。

而这大好春日，却是农耕种田的好季节。

闲暇时间，于是母亲在那块菜园里见缝插针地种葱种蒜，一畦一畦的，青青绿绿，深深浅浅的。

市场上还没有营销味精、鸡精的调味品，母亲就用自家种的葱蒜制作葱蒜油，用来蒸鱼，蒸豆豉，这是母亲多年烹制的拿手美味。

伴着母亲的呵护，我们慢慢长大，母亲慢慢变老，不仅知道有味精、鸡精，还知道有茴香、八角，还有许许多多的香味调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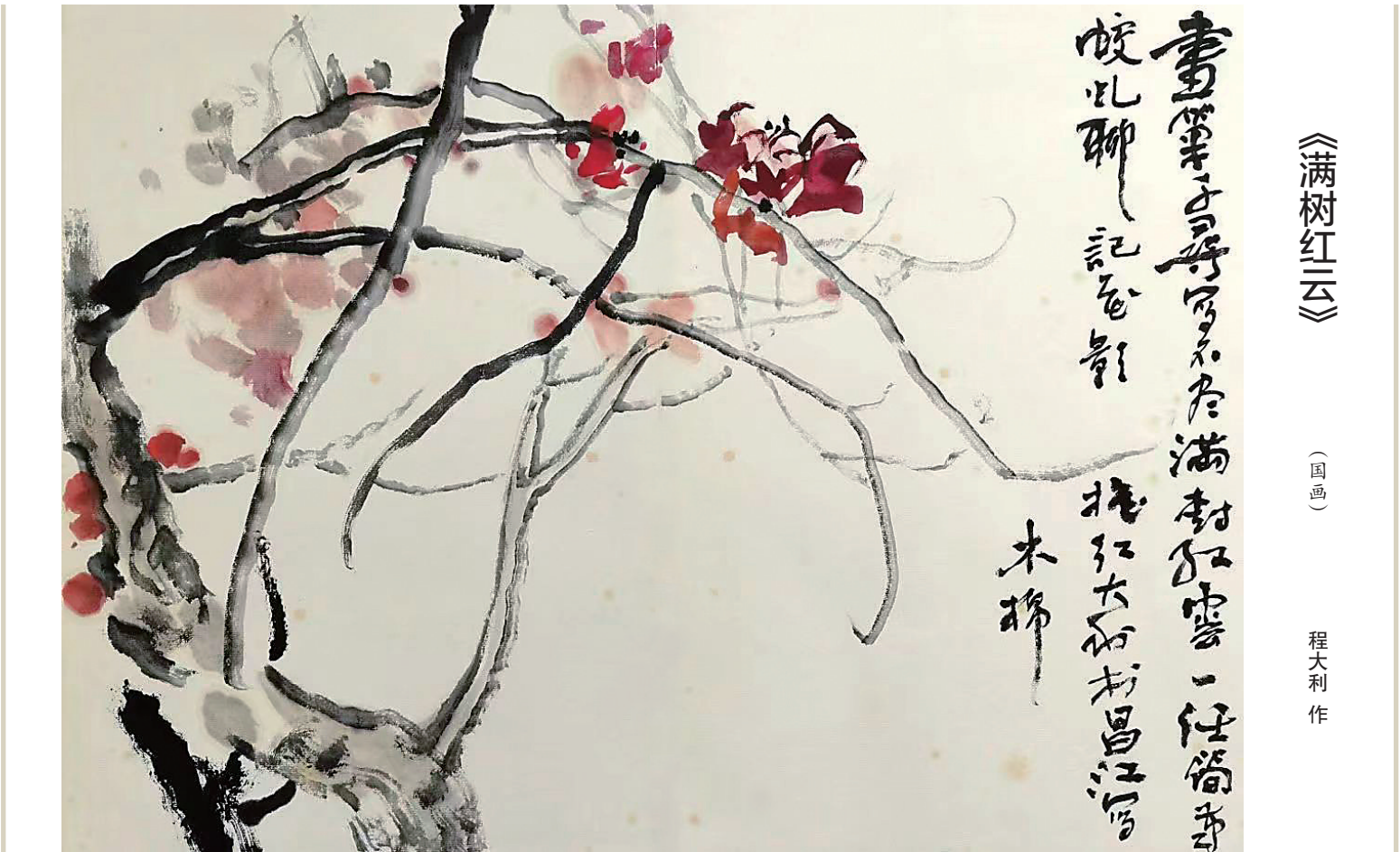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，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，就把母亲接到城里生活。没多久，母亲就回家乡，说不习惯，葱蒜也没自己种的香。

逢年过节，我们都回家，母亲非常高兴，非要亲自做饭，亲手烧木柴火，还切得细细的，白白绿绿的葱末蒜叶。烧肉煮汤，热气腾腾。我说：“妈呀，您做的饭真香。”母亲笑了，又往锅里撒了些青青的葱叶蒜片，那是葱蒜的香油。我们非常珍惜这些用辛劳与上天恩赐才能得到的美味。

我们知道，那是母爱的味道，馨香的，弥漫在心间，一直抹不掉，成为一种惦念。

那时，每到夏收季节，家里的水稻，一片金黄，如一幅恢宏的油画，散落人间，在母亲的呵护下，得到了丰厚回报。

此时，我看到母亲的笑容，像花儿一样美丽的绽放，永远芬芳。



心窗小语

春天，是需要挥别的

■ 陈凤

把苍茫的大地生成一派生机盎然，这是春的力量，春的动力奔放。

一切都活力无限，被点燃的世界走进五月，夏天就要来了。谷雨的诗句还在田野里低唱，热情还是释放了，生活的脚步加快，人间烟火气，在渴望里，立夏就在眼前。

喜悦与伤感总在生活里起伏，赞美和遗憾在日子里游荡。而我们只有在享受了春的美好之后，在春的变化莫测里，感受生命之火的燃烧。于是夏天，激情似火的夏天，就要到来了。

挥别春天，感谢春天，迎接即将到来的夏天，夏之浓阴，夏之蛙鸣，夏之蝉唱，更在心中描画夏日的莲花，清静优雅，高洁美好，一如我们希望的那样。

忧郁的日子，来一份热望，夏之希望一定会是美好的。